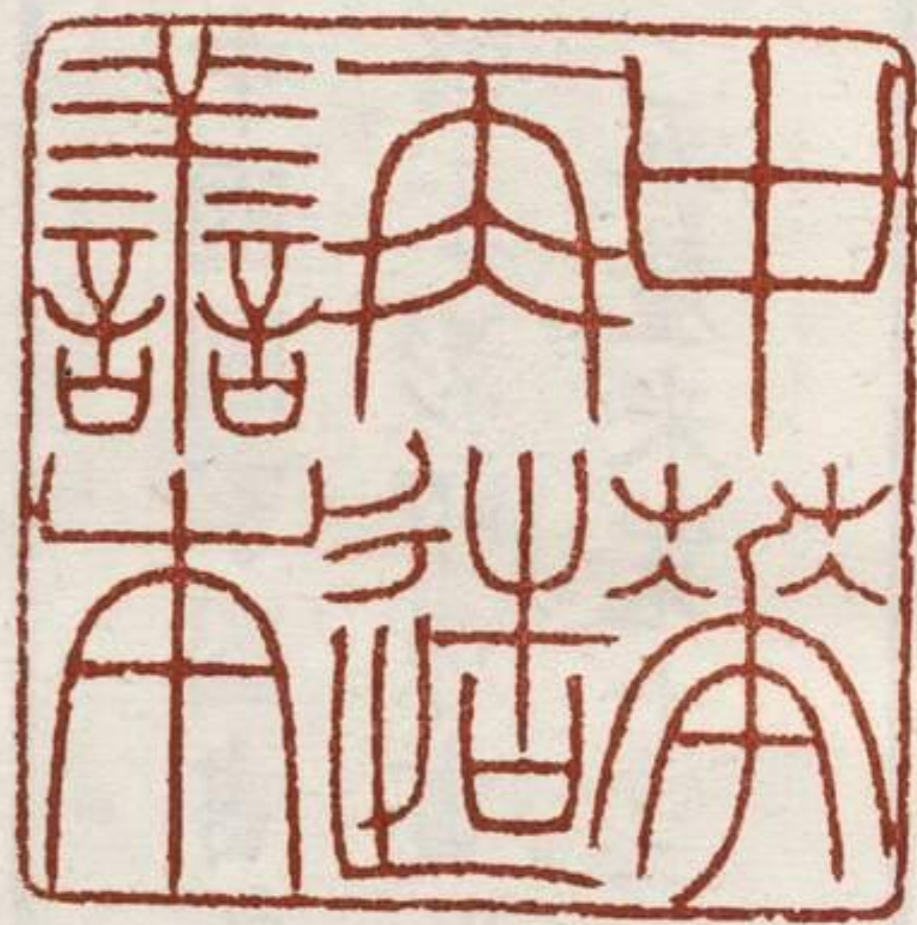


附釋音毛詩註疏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明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  
八·五釐米寬十三·一釐米





有全德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權秀幹於一時騁絕譽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准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王夔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

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

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

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

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

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

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

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

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

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

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

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

華禡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

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

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

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至意有異故所辨不...禮之初與大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

禮其初也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此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

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然則

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

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

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律

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

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

之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幾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

歌始於此也益穆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

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誠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

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

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謂其

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

誠且為益鵬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謨說臯陶與舜相

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謨而舜承於堯聖

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詩也周分為六詩也

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也語歌之初也歌之

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垂歌自當入遠其名曰詩未知

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必不初也舜時也名為詩者

內則說負子之遺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

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詩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

詩緯合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也志也持也作

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

失喙故一名

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立浪棄寐有子遺疏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

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自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至之

初也記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

正義曰邇為天子商頌成

錄不得

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一尚周相

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得出一采而不錄故云邇

及商王不風不雅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

言有而不取之

刺過幾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

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

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

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元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須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元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

飢玄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曰民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播種之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命曰棄黎比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稟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耒庶艱艱民鮮食烝民乃粒

是其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漢之魯孫當夏時為諸侯少

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

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幽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王

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入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入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疏

是能顧文武之德光照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秦誓說武

教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

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

與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上而歌

歌能玄謂備者歌也非頌詩之作言在制禮前者也。4

歌能玄謂備者歌也非頌詩之作言在制禮前者也。4

歌能玄謂備者歌也非頌詩之作言在制禮前者也。4

歌能玄謂備者歌也非頌詩之作言在制禮前者也。4



之由此風雅而亦故比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庶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編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二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吹此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註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此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歸其所

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註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歸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日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創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譴耳齊哀公

夷身失禮之後地不尊賢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身乎周紀侯譴之徐廣以為周夷王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身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譴身人是衰閣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譴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身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于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

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不與共事也

自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亢衰周室大壞

十月之交民勞板蕩蕩爾俱泯眾國紛然刺怨

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車云怨州吁然亦刺之類故連言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六無方伯善者誰賞惡

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

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

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

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

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伯

伯齊相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

彭豳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

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

末也齊晉最居其末故

言五霸之末耳肅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取之是齊相晉文能

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

縱使作詩於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

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

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

方伯言無天子無

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

###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

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八年宣公十年為其三夏

徵舒所弑變風齊詩為先陳最在後亦雅則變其間故鄭舉

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

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其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

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云

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焉遠言古詩二千餘篇

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

亡者以見在為數也亦緯動所儀詩也神務尚書考其

王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體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  
此言說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  
東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  
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  
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魯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魯僖之  
故魯昭公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  
在數也所以用詩是孔子所錄而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  
與周心為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  
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判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  
吳文公詩經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  
著鄭志張說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以為  
每者直氣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頭倒雜亂耳以為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  
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  
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要於是止矣疏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  
成王世猶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厲靈應加於

民被劫殺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  
是謂詩義也互言之也詩則吉不用則凶言凶之所由謂  
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  
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  
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  
又疾時弊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  
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夷厲已上歲數不  
述其國上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

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二十五年王出奔  
于囿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年諸侯年表起自共  
和元年是歲魯宣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二十年晉靖侯之十  
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懿公之十四年陳懿  
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  
于時未對是大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  
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四年六年前不立王立十一年  
成所發子平王立口十九年平王立口元年計共和元年

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  
平王而待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  
譜亦是序類辭子夏序各以其列諸侯出及詩之次故名譜  
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  
已為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  
也註序出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六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方則辭  
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其與疏  
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  
之化備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二省其上  
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  
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言惡耳哀  
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  
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  
楚既訖是岐屬雍州也。餘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關言言大  
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  
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  
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  
說大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  
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  
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  
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  
北有岐城舊址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  
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  
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長其與  
阻也。蘇云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  
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  
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出與王季同時早獲  
說大王王季之事云必彼王璣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璣之  
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

伯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敷之州伯  
蓋亦八命也如早蕪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  
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  
伯周自治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之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  
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受命作東西伯鄭  
不見孔叢之書早蕪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  
王亦為州伯故西伯哉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伯南康梁荆  
在西故曰西伯又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  
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  
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  
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  
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  
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夫文王化  
行乎天下而有其二此詩循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  
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天江漢之  
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康梁荆其後北廣民附二

寺曹

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  
梁深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維梁荆豫徐揚歸文王  
其餘望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  
九州夏時之制不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  
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  
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  
兗徐幽營豫炎曰此蓋紂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  
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教周九州而遠指禹貢者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  
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事固不  
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  
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  
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趣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  
化自此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士中近  
比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  
且召公奭之采地施井公之教於岐所職之國。正義曰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豐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  
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氏此案皇矣篇云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而  
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  
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華  
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  
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  
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  
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  
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  
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  
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  
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  
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  
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  
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  
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  
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武王伐紂定天下  
已所職者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  
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  
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汴頃曰載戰于戈載

詩序

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說巡守之禮曰命  
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  
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  
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自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矣  
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  
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攝陳諸國  
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  
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  
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  
於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  
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  
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  
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應以為二國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  
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閔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鶴巢嚶鳴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  
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詩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自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率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又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之。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象上事，生下勢之稱。

詩序

此，后妃夫人皆大也。一人而二名，各隄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車，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車，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又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雖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與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且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諸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孝也。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宜其若也。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亦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為鵲巢，采芣，采芣，采芣，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

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  
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  
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  
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  
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挑天言后妃之所致  
召南羔羊云鶴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挑天以上皆后妃身事  
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  
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言鶴巢之功所致也又挑天致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  
妃既詳於召南夫人略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先文王  
之政為鶴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長關  
昨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妙所為周南  
以挑天至羔羊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  
遠為文王之致各盡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魯  
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詩論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  
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士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  
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  
封太公為齊侯今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  
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  
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  
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  
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若  
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  
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擊於召公為詩主以其主美  
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  
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為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射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鳩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常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合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閔睡至莽，皆后妃房中之樂，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天子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犯，喻得賢者多，射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名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射首周衰諸侯並借而去之，孔子得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射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射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天子惡其射，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射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射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庶士，小人莫與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射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射首之字，鄭知是射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射首之辭，無射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不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立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

射義

去之大射注云射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天子惡其射，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射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射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庶士，小人莫與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射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射首之字，鄭知是射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射首之辭，無射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不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立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  
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  
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出者此因詩繫  
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  
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  
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具楚僭號稱工不承天子之風今  
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變變風皆作南國諸  
侯其教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陳守陳  
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  
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  
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都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徐君使  
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  
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許信  
十二年滅莒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法計。驅  
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陋陋  
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  
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邾與魯曹當特猶上八終  
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終上八終

昭云或時不作詩  
或有而不足錄

# 詩譜序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  
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  
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自聲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  
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德反案  
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  
事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辨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  
本不煩。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  
改字。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  
之曰鴝鵒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  
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  
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  
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後都遺見文假外理以

定稱黃鳥頭絲蠻之貌草蟲棄愛愛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矢與挑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道  
召是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踏駁不  
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  
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  
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也  
耳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然則詁訓者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  
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  
唯言詁訓足摠眾篇之目今分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  
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  
為傳費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  
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  
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  
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  
計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



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

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也毛字漢出加之六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

詩是賦玉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賈注三禮周易中侯

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

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

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

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鄭後是亦不由作之

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檜於晉而齊後於鄭魏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難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更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後采乎是不由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晉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

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此鄭衛者問糾畿內

千里之地拍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烈武公之盛德

資母弟之威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典徙而能富土地

**疏**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

也毛字漢出加之六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

詩是賦玉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賈注三禮周易中侯

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

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

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

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鄭後是亦不由作之

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檜於晉而齊後於鄭魏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難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更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後采乎是不由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晉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

小而君奢氏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識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獨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尊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邇後者退  
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  
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禘歌周樂齊之下即  
歌獨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  
尼剛定故不同杜以為今并弟自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  
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卿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  
筭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備歌謂之無數不以數  
次為無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  
筭也○鄭氏箋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註詩宗毛為主其  
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  
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  
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疏正義  
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正義  
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拓靈之時注此書  
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成季之後典籍出於人滅各專問  
命氏以顯其家之季故諸為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  
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

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  
者呂悅字林云箋者長也識也鄭以毛季審備傳暢厥旨所  
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傳奉故謂之  
註註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為傳訓者皆  
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註  
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季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  
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  
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詒  
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  
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非及爾雅云

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  
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  
也訖未名為人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  
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  
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  
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亂疏**

閔唯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

後先之德也。由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執

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詩云：如婦也。言婦四於夫也。天子之妻

唯稱后耳。配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

得於身，人行之，忽名此篇。言后妃之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

求賢，俱奉時，事是亡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

后妃之德者，以去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

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

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

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垂者

多，苟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繼斷，始見憂國之心，陰仰昊

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風之

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

君子之德風，風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右，則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

之知事耳，而論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

意，言右妃之有美德，文曰：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

風之

如風

之

始也

所以

風

天下

而

正

夫

婦

也

故

用

之

鄉

人

焉

用

之

也今從沈氏辨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  
**疏**風風至化之  
謂曰下利上感動之名寔風也今不用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也  
教也訓謂微加曉告教謂教勸誨示諷之與教始未之異名  
耳言王者履化先依遠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  
以化之風之所以無物不有化之所被無往不盡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詩者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有意  
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懷在心謂之為志發見  
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者所以舒心也心憤懣而卒成於言詩  
故實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

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發象之志則和樂與而頌聲作  
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詩  
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情動於中而形於  
日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反此嗟也歎本亦作。湯贊反。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  
歎息也。語徒到反。動是履也也。疏。上云發言為詩辨詩上

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  
中謂中心言哀樂之。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言

言之時直平言之耳。言之而意不足。雖其言未申。志故啓  
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

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  
白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也。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情

故為詩。必長歌也。聖上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  
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

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猶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  
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重。故重  
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設也  
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  
為言也。長言之也。詠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  
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  
形言一也。虞書曰。詠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  
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  
數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

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  
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情發於  
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也聲成  
徵陟里反上下時樂反

**疏** 情發於至之音。此義曰情發  
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

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  
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

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  
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

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  
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

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  
矩先成後人作詩諱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  
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

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  
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

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  
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

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  
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

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樂紉之行  
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六田之徒並陳成

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紉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  
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曠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

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

令角東南也徵南羽此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  
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也角觸也物觸地

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  
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

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  
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二分去一

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請之音計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

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  
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



聲必須藉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  
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  
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二名  
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考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  
云一一而後須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  
聲與音樂各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  
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  
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  
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亦言弱音以曉文侯  
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嵒樂慝札子夏亦云  
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云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自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

樂其政和為一句**疏**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

下放此思息吏反**疏**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

又以權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志怒

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

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

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

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邦云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

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

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

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

巷伯云取彼諧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  
卒汗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  
出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巷之華  
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瞻言顧之潛焉出  
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是其民困也詩  
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  
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出亂而國存  
故以出言之亡國則國亡而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  
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孽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  
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  
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  
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

之音與此實也淫然之人於民上滿志縱欲其酒音作爲  
也君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  
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外謂之亂出之音三同之音四與  
此不異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  
乃是能亦樂非樂能變人樂樂能變人心感於物而後動  
先正指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後風  
易俗又云志微嗾殺之音作而民慈愛流涕邪散之音作而  
民肅實然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涕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亦  
此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非民既察賢愚不等以  
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  
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籍人之情而爲之  
節文實者德而疏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足下民之所行非聖  
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  
謂間喪稱札者非從大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  
意出於民也身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  
自生是樂之本意也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具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凡王者承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  
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小入生於木反  
其木復向異哉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如字沈音附近之近疏故正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  
寫音后本或作序非於音音從政政變政之毒惡皆在於

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  
動天地之靈或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於  
事莫之生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是也詩之首所以能正其莫近諸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  
得失之事以爲戒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  
正得失也昔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謂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  
嘉樂之正音使當其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  
鬼神降福而功業自云茲效感人而前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男與焉止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  
詩者自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石理

為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  
鬼神云感正言耳周禮之例六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  
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  
得矣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奉或作政皆誤耳  
今定本皆  
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  
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

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  
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當此夫婦猶商書云常  
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  
若待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  
孝敬也厚六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  
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女多違  
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教化未美  
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  
此教化也移風俗者也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則剛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  
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

詩五之

一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  
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  
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為用也言  
先王用詩之道為此王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  
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無之不  
復易其器械同其言語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  
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  
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  
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  
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  
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  
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  
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  
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詩則教王制  
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謂溫柔敦厚詩教也唐傳易良樂教  
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  
故有詩則有樂若上望之世人性醇故詩有六義焉一  
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必獲反興虛應反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也沈許既反頌音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收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頌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各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稱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也也然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以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忘意讚揚之辭故云

八寺流一之

明十

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頌諛者據其辭不拍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吹賦比興然後吹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且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同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同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善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吹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興與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類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出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所同爲政攝而事有實漸教化之道必先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各之曰

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上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韻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統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闢雅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其體各有其聲大詩總聲得情知其本章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雅聲而五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此與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此與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與否曰此賦與具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後摘別篇中義多與逸見風雅頌有分段必為此賦與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與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全一之

十一

元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與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成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待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折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雅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曰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是吾作霸諸侯疆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主文而誦諫言足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警諭不斥言也王文王與樂之官商相應也誦諫詠歌亦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

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諷古疏曰臣下作詩所以諫

此反許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六義之意在上人君

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君用此六義以風諭箴刺君上

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禮義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

諷諫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

而罪教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威而不

劫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

也教也而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

相應解遠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

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摠名為風六義

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亦有云主文諷諫唯

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

以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

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

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

不許穆叔見中行欒子賦所賦欒子曰愆知罪矣穆叔賦而

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欒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

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詩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

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片言也

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片言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

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

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

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若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

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

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

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

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

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

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

世則天刺不與則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六不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為理也故初亦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止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也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紉禮義消亡民皆死政盡紛亂易簡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從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衰三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衰政教初失尚可庄而革之也而復之故執彼舊音變此新失詭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而正法故謂之變焉至孔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法王之遺民是由正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也此變詩故變詩道衰乃作也蕭云夷身失禮變雅受諸周周道之衰自夷器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自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書而不得或自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詩以諫諍也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若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各從其國自美刺之變風也

### 國史

明年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以以風其上詩本亦作荷音何可虐也必疑今反動聲曰之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

疏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

之廢樂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謂其政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夫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亦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誅情性者詩人此亦史官也民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國人國人之風然則凡臣民言得國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遷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相惡今韓賡歌之其無作工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一見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吏也苟能制法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嗣云史克作是頌也其言自謂詩者矣小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今韓賡歌之其國史選取善者於什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下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

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詠詠情性也。連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

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詩之意作

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出

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

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

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老民之性言其民性

不同以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

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

有帝堯殺禮禮或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後不中禮陳有大

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

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失變改

舊時之俗故依准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准舊法而詩體不

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舊意不同俱懷先王之澤

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

李

已變風變雅變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習先王

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

谷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習有康叔餘

烈如此言則厚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亦雅有先王之

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

上望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

之望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

於禮義則應言皆台禮而變風所陳多說憂淫之狀者男淫

女奔傷化則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

言者皆思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

詩人之心如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憂

之始也用心銳而鵠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夫病已重有

將死之勢則憂之始也用心緩素和之說平公無其不可為

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可道改則變雅之意切

微嗚呼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草之能變則臣諫之志

微誠沛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弊之俗亡形已成詩

人度已箴規必不亦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

有是謂臣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同無主其能久乎見

歌齊曰美哉其如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

歌齊曰美哉其如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

歌齊曰美哉其如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臣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疏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二者辨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

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

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

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

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

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

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波故也言天下之事

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欲

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

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

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雅言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

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

事以書逆順立文與言之目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每

謂今日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議王

政得失閱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

雅之作皆是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

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

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此但舉其夫婦

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

眾之言以為已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  
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  
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武用詩之道則  
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王政所用廢興以其  
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  
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  
客賞勞羣臣。燕賜以饗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  
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以命作周代。殺綏伐  
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是彼昆  
蟲。仁乃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六事。制為大  
雅。述其小事。制為小雅。詩有大小。故分為二。言風。是優劣之  
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  
所以異也。詩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二之京。述  
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編覽天下之志。合  
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  
事也。詩既既定。與音既成。則後之作。若各從舊俗。與風之詩  
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  
音。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  
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若謂  
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若謂之變。小雅故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詩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四風述  
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  
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故不分為二。風二頌者  
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聲。故此又  
解頌名。頌。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聲。故。言。謂  
之。風。謂。之。雅。以。合。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解。頌。作。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  
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則。形。容。者。謂。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之  
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  
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壽。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  
意。出。於。此。也。或。功。者。管。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  
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聚。和。而  
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子。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  
遠。亦。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是。成。功。之。驗。也  
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

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  
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  
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  
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方但美其  
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  
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  
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信  
公功德繞於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  
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  
子美詩之名以稱頌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  
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  
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 如者王道與 疏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正義曰四始  
也 衰之所由 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  
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

之所由然則此四者具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  
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  
詩緯汎歷瓶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解文因金木水火  
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經演孔圖

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瓶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  
之際為改正辰在辰明出入候聽如天保也酉祈父也午  
采芣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  
候際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  
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三喜怒哀樂  
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亦作駝音側留反召本亦作亦同音上昭反後召音止騶本

同坡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序之廣論詩義詩理

既盡然後乃論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若則下事因前起

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

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

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  
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  
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後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  
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  
風言先王之化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商  
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  
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  
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  
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  
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  
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  
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  
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三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  
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  
方乃名為雅文王纘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  
正是諸侯之六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  
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  
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各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  
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  
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  
至士七六十九

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  
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  
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  
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  
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  
於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  
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 始之道王化之基疏

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  
之周召又勸舉二南要義周南

### 周南召南正

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  
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正  
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  
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  
南為王化基始序  
意出于彼文也

###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  
中心怨之無悔善之心謂好

述也。亦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哀竹隆反窈烏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巨窈善容曰窈。然疏義是。以至之義也。正音庶本又作念好呼。邦反。求音求。又說閔唯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閔唯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與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閔唯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閔唯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義。言后妃衷心念。如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龍。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

詩經卷之十一

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然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述。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目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怨。故云怨之。謂念怨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善善人。經稱眾妾有述。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述也。論語云。閔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去婦不得此人。不為感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瓛云。論語註人聞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

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與  
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  
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  
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  
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  
云哀窮蹙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  
色則善關關雉鳴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雉鳴  
心傷也

中可居者曰州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至其色  
慎固幽深若閑雉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箋云執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雖七脊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州音州與應反仇  
許罷反案與是警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與也皆效此摩  
本亦作鷲音至別彼鳩反下同說音說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音洛諧尸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

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  
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天又以下。好  
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子為反嫉  
音疾徐音自後皆同疏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雖也此雉  
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州不棄匹而相  
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吳后妃也后妃雖棄匹而相  
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棄賸而相慢也此既有是  
德又不如思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也幽閒貞專之  
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  
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  
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反皆  
說深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雉鳴音

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雉鳴王雉也釋鳥文鄭曰關關  
也今江東呼之為鷓好在江邊止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雉鳴  
大小如鷓深目日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鷓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鷺似鷓尾上白定本云鷓擊而有別關關中雉雄情意至  
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心也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傳為擊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擊之言至王雉之鳥雄情意至  
至然而有別所以中。毛傳也俗本云雉鳴王雉之鳥者誤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

毛如字鄭呼報反兎置詩於此速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  
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子為反嫉  
音疾徐音自後皆同疏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雖也此雉  
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八子十八 寺流一之

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諸小諸曰仙小仙曰坻江有諸傳曰  
諸小洲也兼傳谷風箋並云小諸曰止皆依爾雅為說也  
采繁傳曰止諸鳥驚傳曰諸止互言以曉人也兼傳文云  
坻小諸也不言小止者止諸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諸故  
諸以言之和譜者心中和悅內意著商每事皆然故云無不  
和譜又解以在何之州為喻之意言后妃雖處深宮之內不  
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  
鳩之有別故以與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化天下  
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  
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正則天無  
疢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幼窈窕三好四  
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官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  
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無則窈窕宜為君與  
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窈  
者非也述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求爾雅多作  
仇字與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開睢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  
之狀據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摠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壞  
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  
下然則九嬪以下摠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且以其

淑女和好眾妾摠尊者故唯拍九嬪以上也求求論皆眾后  
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摠百二十人也若然此眾妾謂世  
婦德者充之無則閑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  
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  
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三若之風  
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  
鄭於禮弓差之帝聖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  
至周增以六十人為百二十人當聖之時唯三**麥**若行  
十九人况文王為諸侯也豈有百二十人也。**麥**若行  
**菜左右流之**共行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  
也下字與前共行菜之類必有動而求之旨言三夫人九嬪  
以下求菜之事。麥初起反若初宜反若初宜反若初宜  
猛反本亦若苦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  
佑接余音餘木或作葉菜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行菜並  
同直阻魚反寧又作植音鼻**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申反內官名衆音略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寐求之

共一也。疏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疏求之。

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若菜須須須妻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

也。鄭以為夫九嬪既不好忌也。婦女御之無怨爭上

下說其司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若菜以事宗廟之

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

言樂助后妃然後到本其事也。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

幽間之善不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

已職事故得之也。傳若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若接

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負徑寸餘浮在

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鸞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樂酒是也。定本若接余也。若本若下有

栗字衍也。疏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若以德

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閑睦之德

八能共若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夫官醴人陳四豆之實

無若菜者以設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若菜亦

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類

陸產之醴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

疏參差至

求之。

由此之

無怨爭上

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若菜以事宗廟之



輒注本或傳耳而疏求之至三公則以爲危如求此賢

不周者刺二字也疏又之不空門則危寐之中服膺念慮而

思之又言后知誠思且淑且惠思山依女故其思之明則

輾轉而後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雖以服爲事求賢以而

不得資其則思已明事當誰與共之○**衛**服思之也

○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傳文服事也本求淑

女爲已職事故易之也○**鄭**引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

曰帝猶反似晨興則反側亦曰而不正也反側既爲一則輾

轉亦爲一俱爲目而不周矣要獨以轉爲不周者辨其難明

不周與轉異也釋服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

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側也輾轉如輾○**參**三三行

昇迴動入同小異故何人斯受反側輾轉是也

**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凡此物皆若若幼究淑女○**參**三三行

**友之**○**直**以琴瑟方舞之變云同志爲友言賢友之助也

**作疏**○**共**行其美其情意乃與之志同共若家之時祭必

未得未善之若菜是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主我

友也故思念此更安樂然則之善者若菜則琴瑟友而樂

之思更樂以待之○**禮**之至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若菜求之難得謂禮之等皆

樂左志助而采之既化后樂莫不知道○**禮**之至也

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習性之知上下相與與琴

瑟之音官商相應無異若項琴瑟爲友○**正義**曰此稱后竟之意后

如言已思也淑女若求已宜以琴瑟爲友而樂之○**禮**之至也

若來琴瑟鐘鼓並有如此傳耳○**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也○**禮**之至也

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樂爲祭設何言祭密設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也○**禮**之至也

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禮**之至也○**禮**之至也

義志協同今淑女求之雖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以於

人又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鐘鼓同爲祭樂但此章言采之

故以琴瑟爲友以樂之卒章云若故以鐘鼓爲樂以樂之俱

然時所以而句爲一等耳此樂樂必作隸下鍾鼓也下變琴

琴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叔女以琴瑟為之云蓋按樂之其琴瑟之事為鍾鼓樂叔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可也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 行采芣苢之毛詩曰采芣苢之采芣苢也有芻而採之者芻芻毛報反

**疏** 傳毛擇也正義曰擇言云毛筆也孫炎曰毛筆也其詩曰毛筆也孫炎曰毛筆也

**記** 云執折琴瑟謂取歌人之旗也毛詩訓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 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

**音** 洛又音成云疏 堂鍾鼓在庭者皇陶謨云琴瑟在

**祖** 考求終乃云下管也鼓明琴瑟在此詩美后

**此** 淑文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行采芻美淑女耳

###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章草四句一章

**章八句**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疏 自古而有篇章

與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

編子大叔遺氏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

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句言者上章者明也總義句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

情通事明而編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雉鳴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向者

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曾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擊輿之類也三

字者綴不邦妻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雉鳴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室之類也六

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知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九月汝墳至於道謀尚之以碩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曰流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擊壤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是也編檢諸本皆云刺酌三章章五句則必  
為二句也此類延之云詩凡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聞緩  
不協金石之律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  
以二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中情惟變所適播之樂器俱  
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  
不協耳之方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  
義故與未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末之之  
類也考者其實士考治其吉考之類也矣者類之厚矣  
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考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  
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  
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  
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及是不思亦已焉哉是况是圖  
置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  
為不限句數也必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  
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  
置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其棠駟虞  
之類是也其冬者載英三十一句則宮之三章三十八  
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  
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詩一之

十五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  
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  
章以中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  
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  
頌不一章者皆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  
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  
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發武  
王章者成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二不及  
成湯下又喻於魯頌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  
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  
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其述一事米嶺之類或一事  
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  
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  
事別鷓鴣之類何章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  
而變文采采若若首一章而用言實之初筵三章而一發  
或篇有數章章句或寡不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  
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一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  
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  
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然於四故不言卒  
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然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  
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雉一章而左傳  
曰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者以書定爾功是章之卒  
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  
謂其卒章謂之章者東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  
卒章也定木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末有者今傳則章  
句明為傳訓以牙始辨章句或恐  
此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二之一

卷第一

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

於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

不忘孝。覃本亦作蕘徒南又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

直用反傳夫附疏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

反見賢編反節儉自有性也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

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

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

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

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

妃在父母家若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為本

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

葛以五絲給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汗私澣衣

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

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一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

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

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汗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

夫家之事也叙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

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



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飛不與女有故  
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古亂反皆音皆搏黍飛鳴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藁  
疏

至皆音。正義曰言鳥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  
直於幹漸長維葉則葉葉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  
而長於父母之豕非直形跡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鳥延  
蔓之時有黃鳥在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皆然遠聞  
以興后妃形跡日大直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  
達於遠方也。傳鳥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也復言

鳥所以為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高不為與欲見此章因  
事為興故箋申之云鳥者人所自事此因鳥之性以興  
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興亦三之者  
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後三三根也  
中谷谷中到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美

妻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也云云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  
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箋葛生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  
是葛生之趣故以谷中喻以田之家枝葉猶形跡故以葉比  
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亦成也案下  
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王意必

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  
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  
留也或謂之黃栗留也。謂之黃鸝一名若更一名商庚

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  
以下諸言黃鳥舍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  
為灌木曰疾叢也。是謂之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

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  
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飛集於叢木之時其  
鳴恒皆皆然其鳴皆皆然在桑于灌木之下欲明其遠方

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美之稱也飛集叢  
木鳥實往焉文王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  
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之大名故言也婦人稱夫多言君子

也女子之不出於閨才美之稱得達遠方也葛之覃兮  
者其名繫於人元故大邦云大邦有子也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是  
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數。漙漙之也。精曰絺。漙曰

漙。漙漙也。古者

玄統公侯夫八絃綖如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  
將所適故習之以絲綖須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長其  
性貞專也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獲胡郭反其  
詩云獲蒲也音羊灼反絲恥知反葛之情者曰絲綖去逆反  
如本亦作獸音亦獸於豔反本亦作厭統都覽反統織五米  
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適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  
庶人衣統葛之至無數。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之所移  
於既反統在於谷中生長不巳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已  
成就已可木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獲葛之黃治已  
后妃乃績績之為綿為絳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綿治已  
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獲者至其天。正義曰  
釋訓云是刈是獲獲黃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黃治  
之孫炎曰黃葛以為綿絳以黃之於獲故曰獲黃非訓獲為  
黃也孔云為天子削瓜印以綿諸侯中以絳玉藻云浴用二  
巾上緇下浴皆貴飾而賤絳是綿情而絳麗故云精曰緇  
曰絳戰厭釋詁文彼戰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緇玄統以下皆  
魯語敬姜之言也統纁纁之物織五米為之故著箋云人君  
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者纁之無纁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紕諸侯冕  
而青紕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  
有弁者屈組為紕垂為飾無弁者纁而結其條是也纁者纁  
上覆論語注云纁麻二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纁冕上  
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冕之適妻信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王藻所云大夫以玄  
華華黃也以素為帶雖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  
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辨命受服是也  
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  
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  
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  
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  
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  
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  
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紕統也則為統又為  
紕統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  
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  
引此者以正治庶人之妻皆有所作也此在父母之家未知  
將所適雖葛之類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緇玄統公侯夫  
人絃綖如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觀字絃綖大帶上自

朱註為當  
此解於婦  
身文世曰終  
之欠德

織字皆折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  
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后為作士妻故  
習之以締絡勞辱之事尚能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我  
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  
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  
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謂嫁曰歸本亦  
無曰字此依公羊

薄于我私薄漸我衣  
傳文重言自用反薄于我私薄漸我衣  
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  
也箋云頰頰擢之用功深漸謂漸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袿  
衣。汗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禕音輝王心六服一曰  
禕衣接見賢顯反下見於君子同擢諸衽之音而專反何擢  
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頰擢搗衽也接

音如禾反甚音素禾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否歸寧父母  
在則有時歸寧且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  
所當見寧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察清以事君  
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如言我身本見教  
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寧之道故令我躬儉節用不  
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問我之私服薄欲幹濯我之藝衣然  
我之衣服有公不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於何  
服且幹之何者當不幹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幹衣節  
儉故已今薄欲煩問我之私服薄欲幹濯我之藝衣然  
服並幹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幹乎何所當  
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幹之由已常自察清以事君子故也  
衣裳既幹身復潔淨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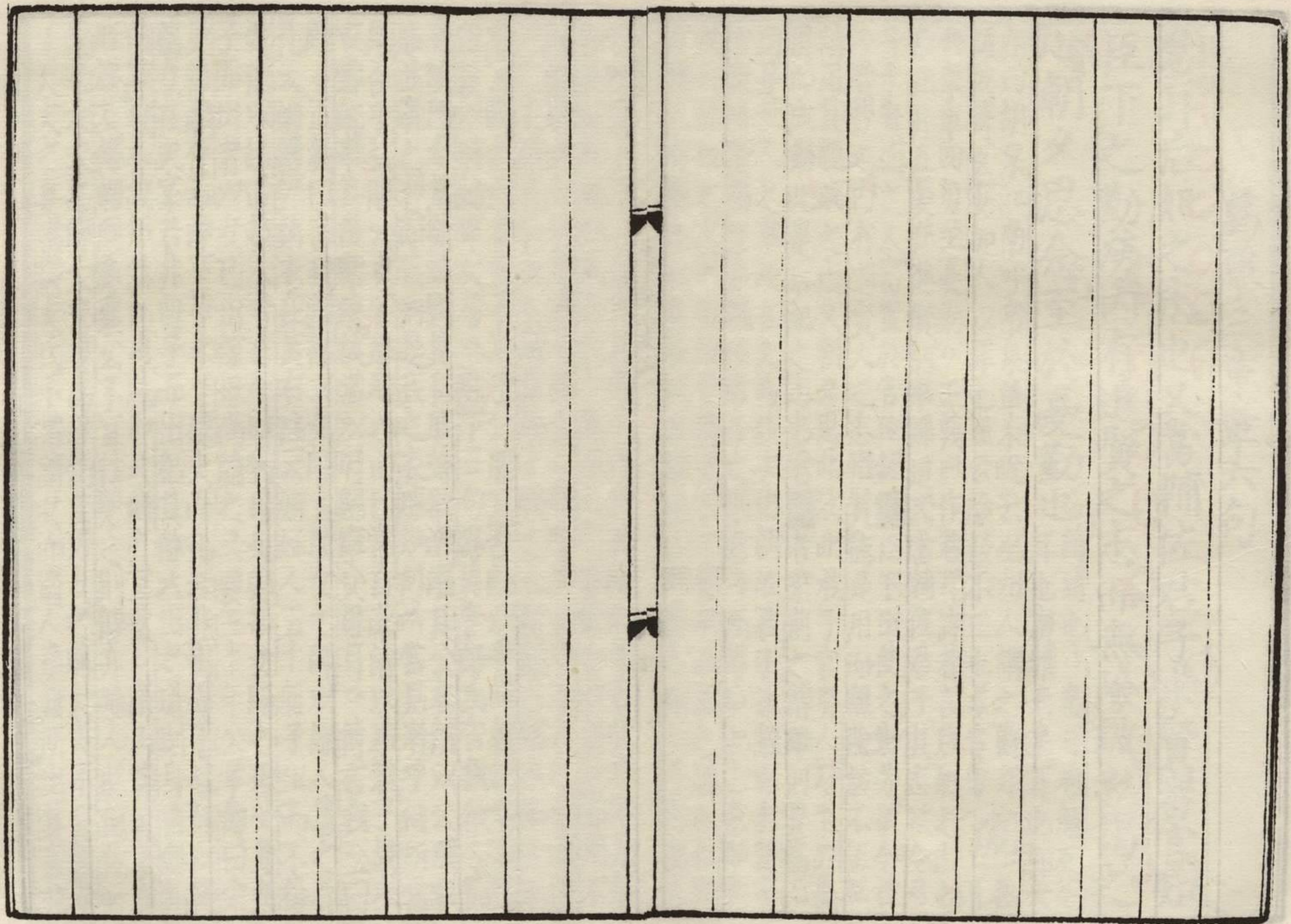
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  
禮云姆纓笄納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婦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  
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只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  
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遠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  
隨女在天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  
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

姪媵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媵之則傅亦婦人也何休云  
巽者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  
了大夫之妻當從大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寧無所出其言非

了大夫之妻當從大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寧無所出其言非

了大夫之妻當從大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寧無所出其言非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謂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疏卷  
彼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

子求賢德之人當置於官位錄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  
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

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  
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

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  
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

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謂  
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嬭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謂盛與險詖私謂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動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叙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  
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愛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筐也畚音本何休云  
草器也說文同易以鼓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  
也寘之豉反行戶康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

反註下同朝直造反疏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  
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

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  
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

采之人也此君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  
官賢人欲我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

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  
行為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  
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  
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  
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  
與采菜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  
言勤事采菜尚不盈雀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  
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  
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若昔亦然雖說異義則  
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若昔謂采人眾多  
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令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采  
耳亦云胡泉江東呼常泉或曰冬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葵曰葉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  
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令或謂之耳瑤幽州人謂之  
爵耳是也言頃雀畜屬者說文云畜章器所以盛種此頃雀  
可盛菜故言畜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  
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  
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  
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手九之一

卷之二

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  
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

陟彼崔嵬我馬虺

疇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

疇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  
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君子且知其然。崔祖回反嵬

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

說文作瘳瘳徒回反徐徒壞反

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

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

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

使反下同離力智反

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

姑且也人君黃金壘求長也箋

此。姑如字說文作芻音

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

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

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

梓禮記云夏曰山壘其形

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盈壘盧

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王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

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

疏

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

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

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

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

共還也我君了且酌彼金壘之

思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

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嶺

。正義曰釋山石云戴士

謂之律鬼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石山土為鹽孫炎曰  
七山上有石皆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山與爾雅正反者  
或傳寫誤也釋詁云他隕也孫炎曰他隕馬罷不能  
外傷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他隕者病之狀玄黃者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我全具然○正義曰序云  
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地無使字言勤  
勞故知兵役之車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  
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之宜在其實  
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皆君子知其勞下句欲  
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政異  
義制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壘以梓毛詩說金壘大夫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金飾尊  
大壘一碩金飾道日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旋如人君下天諸臣以玉  
尊壘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酌註云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  
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  
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  
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  
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壘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  
之所酌與周禮丈同則入君黃金壘謂天子也周南江有之

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後  
此有其志日事不敢事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  
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謀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  
也將率之賤非徒與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  
之札者以經云余壘兒解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無耳言  
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禮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無而已  
傳二十二年冰飲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  
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重是具多也陟彼高

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青曰

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及申於勤也  
觥爵也也饗無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可止之後旅醴必有醉  
而夫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廣  
反爾雅云兕似牛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詩云  
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觥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詩云  
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 序正義曰釋山  
云山有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  
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也兕者野牛也魯  
名故云角兕也○箋此章至為中 正義曰詩本意發憤  
情寄於詩故有憂不盡重章以申其意初始有此故解

之傳云兕觥用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不罰  
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按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  
也二升曰觥觥實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觥觥過也飲當自適  
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  
飲不自節為人誇訕也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  
升所以謂不敬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廉其羞者明  
非所以謂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  
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觥為飲之外別  
有此器次禮記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斝等者  
率觥卑者宗廟特牲二爵二觥四觥一角一斝不言觥之所  
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列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  
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觥必  
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達罰之事注云觥達者六禮之  
罰也觥用酒其許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小  
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亦云觥其小  
而不犯矣變燕之禮有兕觥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宗也然則此  
爵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宗也然則此  
后妃志使君勞臣直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云饗燕  
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  
稱彼兕觥以十四年左傳衛侯饗吉成成女蓬惠子引詩云

兕觥其觥百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飲而  
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飲飲而乾而不飲食其  
木亦如燕法鄉飲西大夫之饗禮亦不飲飲而乾而不飲食其  
亦有旅醴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  
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季兕觥是燕有兕觥  
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  
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此而命  
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陪對曰諾敢不安又曰盥反入及  
鄉大夫皆脫屣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  
升受命君曰無不醉員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以此  
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又升堂皆坐命之陸彼祖矣  
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恒有觥也

**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也痛亦病也吁憂也

箋云此章言臣所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  
天深閉之辭。墮本亦作祖同七隸反音塗本又作瘠非  
細音數又音烏反本又作瘠同吁香  
于反痡病也瘠炎曰痡人疲不能  
行之病瘠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疏**

傳瘠病痡亦病也  
。正義曰不詰云

卷目四章章四句

稷采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同字林已周反詁文以糾為木高連徒帝反疏

之心焉。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逮下者而無嫉

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

既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南

樛木葛藟之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

蓋也得蒙而蔓之而上下俱盛我者俞后妃能以意逮下

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

以燕奠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亦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

本又作藟上疏傳南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土者

附時掌反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曲也

此樛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與后妃上下

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

釋木文葛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葛一名巨瓜

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陸而不美是也

枝至之域。正義曰窺知取上下俱盛而已又與其上

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

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附而事之

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謂荆州揚

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版木惟喬敷草惟天是揚州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

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

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

方之木美喬而上疎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樂也

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疎也樂也君子

福復綏之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也

是也綏之音雖樂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

樂上音岳下音洛疏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禮樂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  
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  
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  
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  
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考經。授神契  
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  
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福  
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已。今之  
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祿將之。毛。南有樛木。葛  
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也。南有樛木。葛  
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荒將大也。箋云。此章  
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荒將大也。箋云。此章  
也。成就也。帶本又作。樂鳥營反。說文作樂。

樛木二章章四句

多。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多。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爾雅作。斯音同。惡鳥路反。疏。多。斯三章章

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嬖妾俱進。  
斯男。傳云。大以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以詞。微音。則百  
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  
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  
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信。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  
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  
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忌妬之心。此云。不  
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  
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興行。別外。心之緝行為心。使表裏一也。  
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如賢。嫉  
能。多斯羽。詵詵兮。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如。蟠。不  
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  
宜然。詵。所中反。說文作。辭音同。此。稟容反。字林作。蟻。先凶  
反。郭。樂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蟠。樂居石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  
郭。樂才與反。案。一名。斯。蝨。七月。詩云。斯。蝨。動。股。是也。揚。雄。許

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其股

股鳴者也鄭箋註方言云江東呼為蚘蚘音竹帛反蚘音

慈音欲請益之音喻宜爾子孫振振方云后勉之德實

不耳本或作不然振音真女音故疏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無不仁厚。振音真女音故。疏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諸公蠲皆共夾被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用說說然衆

多以興治知之尚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以

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彼之子孫每

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三羽

者螽斯羽盡故本羽以言多也。傳螽斯以蠲。正義曰耳

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斯螽也

齊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

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眩鳴者也或謂以蝗而小

班黑其股似蟻眉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吉聞致言安是

也此實只也傳不言只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與

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可衆篇皆然是由其可

解故傳不言只也傳言只也箋言只者喻言傳所只者以以

喻此事也只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只同而義異亦云只者

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只也不言只者或專不為只若蒙隄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其祿衣之類或同只箋略不言喻者

若卿風習君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只與焉之

類是也然有只也不必要有只者而有只者必有只也亦有

毛不言只自言只者若四月箋云只人為惡有漸是也或只

宜爾子孫振振方

疏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曰螽斯至振振方。正義



冬蝓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

疏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天詩者

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

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昏無

鰥獨之民焉。昏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

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蝓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

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

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

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

鰥者愁悒不寐目相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天

曰寡寡鰥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

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

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此

節則婦人五十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此節也。士

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

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

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問居謂婦人也。內則曰

唯及七十同歲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

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鰥鰥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喪二十八

傳曰桂行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厘。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索。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二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亦謂之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尤咎无吝。波鄭注云以夫。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王。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言鰥寡據其。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行爲寡則有子亦。言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

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  
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  
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  
之法則男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  
得自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  
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  
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  
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

**夭灼灼其華**

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  
華之盛也箋云與者踰時婦人皆得以年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之子嫁子也于往  
也宜以有室家無

**疏**

桃之至室家也  
毛以為少壯

時俱當○當丁浪反○  
桃之盛華以與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此不嫁之子往歸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唯嫁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壯

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成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桃之夭夭有其實其實**其實貌非但有華色又當○**桃之夭夭有其實其實**有婦德○黃浮雲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室家猶家室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一家之人盡以

素素至盛貌有色有德形  
體至盛也○素側巾反  
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  
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備為一家之人相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猶夫也酒婦也以異  
實而歸文月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二章章四句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冒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昏

人衆多也。子糾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章四句。至

衆多。正義曰：作兔且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

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衆故

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冒之人賢而云多者，變云且兔之人

賢之事也。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

如一而設之，不問者以能天承龜斯之後，龜斯以前皆后妃

身事。此兔冒又承其後，已在後服，故變言之。化明后妃之化

然也。崇首以后妃事終，故摭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其化

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知忘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

天說昏姻男女，故言不知忘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

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若首則婦人衆有子，故云。肅肅兔也。

如平亭者，隨義立文，其實物上五音，如鼓此三篇。肅肅兔也。

樛之丁丁。肅肅也。兔之入，歸也。兔之事，猶能恭敬，則賢者衆多。

○樛，陟角反。丁，陟耕反。呂音古。罔也。樛，本又作弋。羊職反。

羊，此反。爾雅云：識謂之杙。李巡云：樛也。樛音特。樛音其。月

起，起武夫。公侯干城。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人，賢者也。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好其民，其

難於未然。起居也。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

乃且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音幹。打戶旦反。禦魚呂反。難

之人，乃為兔作。冒身自蔽，其樛杙之聲。丁丁然，雖為駢駢



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敵小星云肅肅

肅肅免冒施于中林肅肅免冒施于中林

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

者公侯自以爲好匹于城者公侯自以爲好匹于城言以武夫自

固爲好敵如首爲防守如城然也箋于也至未然正義曰

明爲民拜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

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

好仇肅肅免冒施于中林肅肅免冒施于中林

方九疏傳達九達之道正義曰釋官云云達謂之道

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

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

莊盛也道頓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二道交復有一歧出

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氏云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遂門及

遂市杜預云遂並九軌案周礼經塗九軌不名曰遂杜意遂

以鄰之成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剋剋武夫八侯好仇

箋云怨讎曰仇此免冒之人敵國有疏剋剋武夫八侯好仇

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剋剋武夫八侯好仇

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肅肅免

好匹此雖無傳以毛氏皆爲匹鄰唯好仇爲異肅肅免

冒施于中林中林林中施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置免之入於行攻伐疏公

可用爲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斷丁亂反疏公

腹心毛以爲免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

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鄰以爲此置免之人賢

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

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

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箋此置

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爲難謂難未至而預陳之二

章爲和好怨讎謂已彼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

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

疏

疏

疏

疏

疏

無者宜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慮之也今所無不意也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兵不謀則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一軍異也

### 兔耳三章章四句

不首后如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政教平

也。不首音浮首本亦作不首以詩云首曰車前驪曰不首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蟆衣草未曉云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舌一名勝易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不首木也實以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焉音昔

疏 子。正義曰若天下亂則兵殺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愿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天下和平政教平。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三三三必以天下之辭故歸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三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雖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三平大成

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燕書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環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書詩隆平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侯序云肅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序采

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眾故頌言采采見其衆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言已獲之無因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綴拾之或將取之卒章言以成之或結之或綴之首章采之標初往至則獲之將之既得則結之標之歸則有載之於首章先言言之者欲

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對所以知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日殿神事殊結篇用列明非一人而為采采芣苢溥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此六事而已采采芣苢溥言采之官馬鳥馬馬車前

也宜職任焉溥辭也采疏傳采首馬鳥。正義曰釋草文

取也箋云溥言採溥也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六葉也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機疏云馬鳥一名車前一

名車前一也今車前子是也

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醫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會所記  
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  
所傳非是芣苢為馬易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  
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  
言薄言故申之曰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  
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汗我  
私不解者就此舉也時邁云薄言履之箋云薄言履之東始  
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履之為始動以感也亦有客  
邁下句云莫不露履明上句薄言履之為始動以感也亦有客  
前云以繫其馬欲留釃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  
錢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載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取也  
音如芳反拾音上。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采  
音如芳反拾音上。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在也。結音結在采采芣苢  
音如芳反拾音上。一本作續同初治反。疏傳言義三曰  
首薄言續之段在曰續。續戶結反疏傳言義三曰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編於天

芣苢三章章四句

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  
漢廣漢水東流為漢被皮義反糾首九反殷王也編邊見反

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也。正義曰作疏廣詩者言  
德廣所及也言反王之道初發桃夭芣苢之化今被及

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  
由德廣所及也此上桃夭自八上之化而黃於此言  
文王所以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而化而黃於此言

為遠也積陳之義敬於此既言德廣必墳亦廣可知故直云  
道化也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雖不美故直云文王之化不  
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美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

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矣故止言南  
南之國此無思犯礼求而不可得摠序三章之義也。箋  
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  
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  
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  
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有游女不可求思**  
與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

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與者  
喻賢女踰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礼者亦由貞潔使之  
然。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  
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也

方泂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泂之道今  
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礼而往將不至也

。索音詠泂考于反本亦作符又作梓或作柎並同沈旋音  
附方言云泂謂之梓梓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

云方木置水為泂柎也郭璞云水中梓筏也又云木曰梓竹  
曰筏小筏曰泂音皮注反附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泂

**疏**  
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成樞本有可息之道今  
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與女以定

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礼而  
求其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

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礼可知也出者猶  
難為貞潔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

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泂以求濟以與  
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礼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

不可濟喻犯礼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  
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礼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

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  
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

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  
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末見如此之本不敢輕改耳內

則云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闈寺守  
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

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  
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

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  
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摠解經不可之文

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摠解經不可之文

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附之道。不可之文。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繫。此云繫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繫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蓋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疆。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附。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附。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附。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曰。桴。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附而度。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 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楚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前眾

女皆貞。繫我又欲取其尤高繫者。翹。邪之子。于歸。言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繫。者。一本無繫字。

### 秣其馬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疏。正義曰。翹。翹。然。時。掌。反。下。文。同。籛。虛。氣。反。牲。腥。曰。籛。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繫。者。乃。是。眾。女。此。眾。女。雖。皆。貞。繫。我。欲。取。其。尤。貞。繫。者。又。言。是。其。尤。繫。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籛。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新。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象。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繫。者。止。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秋。薪。柴。注。云。大。者。可。折。謂。之。薪。下。章。蓊。章。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東。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可。者。之。子。此。則。貞。繫。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斤。也。

者。之。子。此。則。貞。繫。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斤。也。



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執。斥寸。謂已。云往嫁若斥寸。已當言少。嫁所以。兆天鵲。東山不為。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採用。馬問名。納。言皆切之。然。敬用。玄纁。束帛。鹿皮。是士禮也。鄭氏云。純帛。無。遇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鄭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有適已言。馬是欲致。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萋。草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傳。萋。草中之翹。翹。然。然。正。是。不。此。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去。勝。萋。萋。舍。人。曰。萋。一。名。萋。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止。月。相。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反。可。蒸。為。菜。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上曰駒。疏。傳。五尺以上。八尺以下。曰駒。是也。駒。人。注。國。馬。謂。德。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曰。駒。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駒。人。注。國。馬。謂。德。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駉。馬。高。六。尺。即。夏。人。三。等。龍。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天不可方思。漢廣三章章八句。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厚事其君子。漢廣符。云。反。常。武。傳。云。贊。注。也。能。閔。密。謹。反。疏。汝。墳。三。章。章。四。句。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疏。至。以。正。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已。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叙。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里。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百。

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百。

君命不敢懈勞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  
之以正也聞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  
本能聞上無**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循也汝水名也  
婦人二字

君曰杖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  
君子賢者而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殊迴反餘也**未**

**見君子叔心如調飢**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也未

本又作愬乃盪反韓詩作溺**疏**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

音屬調張留反又作朝音同**疏**大夫之妻身自指彼汝水

大防之側伐其條枚故餘之薪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

人之事因聞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

聞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也既

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水為

墳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延曰墳謂屋

岸狀如墳墓各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屋大司徒注云水陸

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屋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

出為澤江為沚列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沚河有澤有澤則

李延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

事意以此汝墳為墳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墳箋傳不

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屋岸大防之上不

宜在墳汝之間故也枝曰條餘曰枚無文也以條非木則條

亦非不明是枝餘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

而已故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

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

曰條猶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  
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肆是舜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條。箋  
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  
其君子則聞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  
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傳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  
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勉勤為  
非其事也。傳愬飢意愬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愬思也舍  
入曰愬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愬飢也李延曰愬宿不食  
之飢也然則愬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愬然故  
又以為飢愬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意以為思義  
同也此連讀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愬焉如擣  
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

條肆詳山漸而復上言肆。肆以自既見君子不

我遐棄見之已遐棄也。云已見君子。君子反出。于已反得

勉之。思如疏既見君子不遐棄我語多創詩之比類

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今思之則

愈未見恐其此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我於思則

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由

於婦人然婦人問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知不遠棄已

而父母孔亦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

勢則尾赤所以然者畏于室之酷烈是時刻存魚

人各曰操齊人曰毀其人曰淫此方各說一音火尾反或云楚

苦。雖則如燬父母孔疏勞之與疏此魚

近。嘗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此

一。本亦終此處昌慮反為疎亦作疏

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

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

此。死。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言無

義。曰釋器云再然謂之藉取去前淺赤也

赤。魚。肥。則尾赤赤以喻刺瑣淫縱不同者此自魚尾本不亦

而。屋。赤。者。服。氏。亦。為。魚。勞。也釋言文也李孫曰燬一名火

行。王。基。云。漢。實。之。大。夫。矣。而。不。歸。與。詳。馬。昭。孔。是。孫。毓。等

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出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以仕

善哉心傷悲伯公則云云心者疾憂思若在於情性豈不其  
以德義之其死也若果是乎亭稱勉之以正則非無人之妻也  
賢者不且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子南亦本大同而殺其靈  
召南之大夫速行從政其德動以善此引父母之甚所傷王  
室之結烈烈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勉其盡善此之於教其  
靈靈之而善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之風見感文王之  
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六六循為  
報紂所殺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  
役也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紂約以明之上漢  
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比云三三  
如履言天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設言紂末之時言有死  
備云應無札言紂時之世雖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  
有詳終本此可知也

###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且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  
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三皮為獸也  
章不疏去屬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角為瑞有肉音中  
言行三塊短三者至仁則出服屐注左傳二視明也循則  
麟至屬音與論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不疏麟之  
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札同疏麟之  
三章三句至之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若有關雎之應也  
由后死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持信厚無以過也  
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持信厚無以過也  
關雎之化請益期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持信厚無以過也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末見相  
終始故歷這前篇以為此此既因有麟名見方豈然也末見相  
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豈然也末見相  
為有爾唯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彼者遠以示去耳不然  
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  
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  
為示法耳。齊開雎至以過。正義曰豈欲明時不致聖信  
厚似之故云開雎之時以麟為應。謂紂時有文王之教也  
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猶存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惟之也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振公姓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麟之趾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于嗟麟兮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二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詒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在俱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也鵲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士人有均壹之德如鳩而後可配國君也

而後可配國君也鵲鳩乃可以配焉







**職矣**

奉祭祀者采繫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

于以采

**繫于沼于汙**

繫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汙

給問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苾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

蒿好羔反給苦兮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

祭祀而薦

**疏**

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

此且也。繫菜乎於沼池於汙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

為俎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

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繫薦蒿。正義曰釋

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汙者謂於其傍采

之也下于謂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苾菜

正義曰言執繫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至

人執繫菜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苾菜也

言不求備者據詩苾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謂之

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謂於沼汙

毛可薦於鬼神彼言苾此傳言草皆菜也。箋于以至繫菜

正義曰經有二羊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

于為於故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

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繫菜者監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苾

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繫菜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

南西北及兩側銅錫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黍稷于菹

不為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饋職云贊后薦豆羹即主

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苾菜之菹亦不為羹

采蘋知為羹者以裝成之祭牲用魚苾之以蘋藻故知為羹

**中**

山夾水曰淵。淵占晏反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既饋畢之也。禮記主婦髮髻。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

蚤音早本作早下同僮直用反既古爰反饋昌志反酒食

也。曩七亂反髮皮寄反鄭音髮曩本亦作髻徒帝反刈昌宗

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別殿者刑人之髮

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

被之初初薄言還歸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初初

舒澤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夫  
其燕寢。初，巨私反。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罷音皮本或作疲。疏：服被鬻之飾，僮僮然其疎敬乎。何  
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既饗之時，其  
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鬻之釋，初，然有威儀  
何時為此威儀乎。請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  
之時，則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  
首，故曰首飾。箋引：少年之文，云：主婦髮鬻與此被一也。案：少  
年，亦被鬻。注云：被鬻，讀為髮鬻。古者或剔髮者，刑者之髮，以  
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  
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鬻，即與次一也。  
知者，特牲云：主婦纒弁，少年云：被錫纒弁。弁，上，有次而已。故  
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年之  
髮鬻同物而異名耳。少年，注讀被錫為髮鬻者，以剔是髮鬻  
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鬻。髮鬻，剔髮以  
首也。少年，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鬻也。定本，作  
髮鬻與俗，本不同。少年云：主婦衣後袂。注云：衣，緇衣，而後其  
袂耳。後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法尺八寸。  
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長。

衣以見君，緣衣，御亭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  
相似。故緣衣，士視壺，濯，爵弁，則此夫人視濯，蓋展衣不  
則緣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  
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袂  
衣，明矣。且袂，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  
祭服而去，是也。少年，注：後緇衣之袂，追師注引：少年衣，後袂  
以為後緣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緇衣，大夫妻，言  
後袂，對士而言，故後緇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  
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緇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為後緣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  
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後緣衣之袂，此主婦髮鬻，在少  
年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傳：僮僮，疎敬。正義曰：知僮  
僮，不為被服者，以下初，初，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疎懼而恭  
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  
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謂先，夕，視濯，既早  
在，事，謂朝視饗，饗，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既饗，饗，之，事，所，謂  
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為視濯者，  
以被之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言夙夜在公是視濯漑饋饗者諸侯之祭禮云正以言夙  
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盥  
濯及湯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饋饗於西堂  
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為濯漑饋饗  
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漑注云濯漑也即濯漑一也鄭并言  
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  
凡夙夜之工夫夫入故約彼夙夜所為之事以明之不必  
者以少牢外夕無事所以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饗入既  
入既無主婦所視無饋饗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  
人同者十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的  
視濯濯王后不視矣。傳却初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  
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  
是去事也髮屬其威儀初初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  
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髮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以  
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  
遠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寢明  
之燕寢夫人  
常居之與

采繁二章章四句

采芣苢二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七三



